他山之石

诺奖“遗珠”所罗门·斯奈德——

神经科学家、“疯狂”的天才

苏林

20世纪中叶，人类对大脑的认识仍是一片荒原：思想和情绪存在于大脑的哪个区域？它们和神经系统有何联系？精神疾病为何发生，又该如何治愈？神经科学家所罗门·斯奈德在这片荒原上开辟出一条道路，重塑了人类对精神疾病的病因和疗法的认知。几乎所有新型抗精神病药物的研发，都建立在他的发现之上。但他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堪称被遗忘的诺奖“遗珠”。

今年四月，斯奈德的传记在美国出版，该书简体版《探寻大脑的秘密》由译林出版社引进，于近日面世。作者写下的既是一位杰出科学家的传记，也是一部现代精神医学的思想史：当人类开始在化学和生物的层面寻找心灵的秘密时，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被遗忘的科学巨擘

所罗门·斯奈德是罕见的高产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众多、意义重大，而且尤其和现代人息息相关。此刻的你可能正在用手机阅读这篇文章，也许你还有一点手机成瘾的苦恼，并且你知道，这种成瘾和你的大脑有关。而这个如今众所周知的常识，就归功于所罗门·斯奈德的研究。

1972年，时年33岁的斯奈德和他的研究生坎迪丝·珀特确定了大脑中的阿片受体，推动了成瘾行为相关的研究和治疗的发展。后来，他又发现了多巴胺受体。我们现在知道，多巴胺的主要工作是向大脑发出信号，表示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令人愉悦的事，从而强化导致该奖励的行为；出于这个原因，在药物、社交媒体、烟、酒等各种各样的瘾中，多巴胺都起着主要作用。时至今日，科学家们还没有揭示出多巴胺的所有功能，但这个领域的每一个后来人，都绕不过斯奈德的成果。

此外，斯奈德还参与发现了褪黑素调节睡眠、觉醒周期的机制，看到了它作为人体天然生物钟的功能。

然而，斯奈德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了具体的化学物质及其作用，更重要的是，他重塑了人类对精神疾病与健康的认知。1976年，37岁的斯奈德提出精神分裂症的多巴胺假说，认为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可能是大脑中多巴胺过多。要知道，当时关于精神疾病，普遍流行的观点仍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一套：精神异常源于婴幼儿期的心理冲突、童年经历的创伤或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治疗方法则是动辄持续数年的精神分析谈话治疗。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奈德的多巴胺假说几乎立刻就成了精神病学医学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他激励了一代研究人员放弃精神分析，转而在大脑中寻找各种精神异常的谜底，新一代的精神药物得以在实验室里被研发出来。

以身试药的“疯狂”天才

斯奈德是罕见的艺术与科学的双料天才，他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16岁高中毕业，19岁就开始在医学院学习，25岁时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学习最前沿的脑科学，26岁时已经独著或与人合著了30多篇论文，31岁时成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斯奈德少年时便对哲学和音乐兴趣浓厚，并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钢琴、单簧管、曼陀林、西班牙吉他无一不会，圣奥古斯丁、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他读得如饥似渴。然而出于生计考虑，斯奈德决定弃艺从医。虽然那时的他因为高中枯燥、死板的化学课而讨厌科学，但他由此锻炼出了一种能力——可以死记硬背出任何他想记住的东西。学业之余，斯奈德在吉他店打工赚外快，偶然遇见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化学部工作的唐纳德·布朗，二人甚是投机，唐邀请斯奈德去给他做助理。由此，斯奈德踏入了神经科学与精神病学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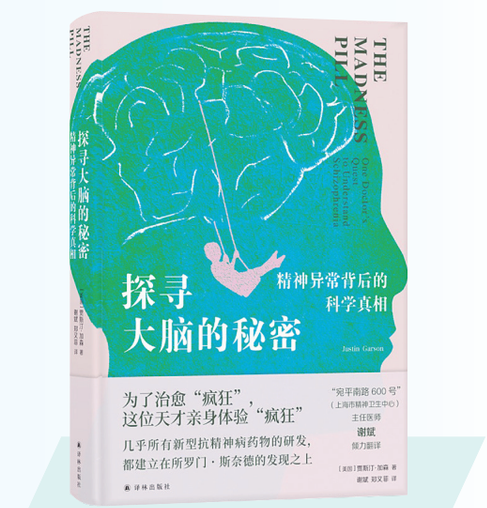
当时，精神分裂症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最难对付的疾病，斯奈德对这个谜题尤其感兴趣。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居高临下地把患者当成研究对象，而是耐心地与之共处。“面对行为怪异的人，大多数医学生都会感到明显不适。我喜欢安静地和他们坐在一起，试着感受他们的‘本质’，理解他们反常行为背后的原因。”于是，斯奈德决定亲身试用致幻剂LSD，以体验患者们的体验。正是这次试药经历启发他最终确定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并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斯奈德的研究风格既大胆又严谨，在他看来，“科学是一种强大的综合体，融合了自由流动的、富含创意的想象和严谨的、受控的实验”。他后来回忆道，自己“从音乐与科学中”都获得了“超凡的喜悦”。

随着时代的发展，精神健康越来越被社会重视，个体对心理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流行，


所罗门·斯奈德。

但在原生家庭、童年创伤、防御机制等热词之外，我们也需要来自神经科学的视角。虽然斯奈德毕生的工作围绕着大脑展开，但他一直反对从化学和生物的角度解释一切精神问题，他毕生都在倡导对心理健康与精神疾病建立更包容的认知。而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我写我书

一江湘水向东流

——《当代湖湘诗人列传》序

李立

滔滔湘水，奔腾不息，向东流。

湘水潋滟，浪花斗妍，波澜壮阔。

一脉澄泓，三千里云雨，恰似一卷流动的史诗。每一滴水，每一簇浪，无不诗意盎然。

当夕阳浸透橘子洲头，粼粼波光间，千年不熄的文明篝火，愈加勃发和耀眼。

一尊尊手持火炬、照亮自己、照耀他人、辉映天际的湖湘士子，涉湘水款款而至，由远及近……

屈子明志处，楚辞的韵律徐徐拍打青石。“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吟哦，仿佛江鸥颤翅下的涟漪，无涯无际、不绝延绵。

杜甫系缆孤舟的那株垂杨，仍旧年年在春寒料峭之际率先诞出新芽，“檣燕语留人”的翠绿岁岁婆娑于湘江两岸。

半盏酽茶，镂雕出两张矍铄的脸颊。朱熹与张栻青灯激辩，谈古论今，惊醒星星无数，至今依旧在岳麓书院的典藏里熠熠生辉。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箴言，叩击着岳阳楼飞檐翘角悬垂的铜铃，和鸣洞庭湖心的皓曜明月，照彻湘水淬炼的拳拳之心、家国情怀。

“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左宗棠抬着漆黑榆木棺椁，在西征路上气吞山河，令侵略者魂断天山。

谭嗣同横刀向天长啸，惊落一轮残阳，血珠般坠入滚滚奔涌的湘水，溅起朵朵血色芙蓉。

湘水不鸣则已，怒吼必动地惊天。

湘水的咆哮，就是华夏的呼吸；湘水的脊梁，就是神州的尊严。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被湘水精雕细琢的时代骄子，在大江南北惊天地，泣鬼神，引吭高歌，独领风骚。

湘水孕育、熏陶、磨砺出的铮铮傲骨，镌刻着湘水清澈、豁达、持重和坚韧的烙印，俨如湘水一般坦荡、沉着、澄明、磅礴、碧血丹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片山河的华章。

四围青嶂呵护着红椒的炽烈，那抹朱红已成刻入湘水基因的血性图腾。当洞庭洪涛年复一年啮噬堤岸，“耐得烦”的韧性便深深扎根于沃土，萌生出构树之表的柔韧，织就蔡侯纸上的千载文脉。王船山的笔锋搅动乾坤，魏默深双目的犀利洞穿重洋，携白石老人的虾须共舞，与田汉词中的音符交响，铸就云梦泽上空的绚烂星辉。

江水汤汤，浪花簇拥，一簇更比一簇恢宏、壮丽、绚烂、璀璨。

捧读湘水，明澈中沉浮着灵均的秋兰、太傅的策论、涤生营垒的烽烟、润之先生笔走龙蛇时飞溅的墨香。以清波浣眼，历代前贤的诤言已沁入心扉，眉目间荡漾的皆为经世济民的热望。

湘水浩渺，生生不已，荡漾着大江的从容，壮阔了华夏大动脉的深远。

湘水后浪推前浪，奔涌向东争风流。湘水养育的儿女胸有丘壑，胸怀壮志，尽态极妍，灿若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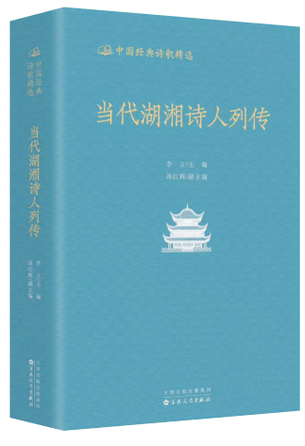
湘水奔腾，自古至今，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当代26位老、中、青三代三湘儿女的灵魂深处，恰如先贤，已然奔涌着汩汩热流。其心昭昭若离骚辞章，其情烈烈似浏阳焰火，其志巍巍如衡岳云松。

湘水磅礴，志向高远；滚滚洪流，继往开来。

一脉湘水，生命之源，浩浩荡荡，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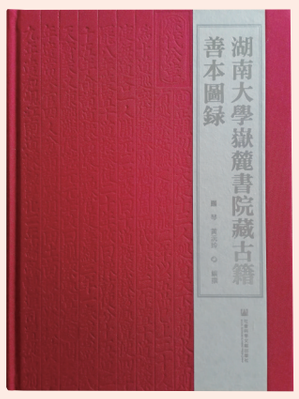
注：此文系作者为《当代湖湘诗人列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26年10月出版）所作的序。



读有所得

揭开岳麓书院古籍的神秘面纱

尧育飞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古籍善本图录》。



湘潭黎培敬家族藏书章。

对于人文研究机构而言，如果说高楼是面子，那么楼里的文献便是里子，而文献中，古籍更是镇馆之宝。岳麓书院以书院文化和教育享誉全国，建筑、园林、碑刻等景观常为人称道，御书楼里的藏书却知者甚少。岳麓书院罗琴、黄沅玲两位老师编撰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古籍善本图录》（以下简称《善本图录》）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推出的古籍图录，首度完整揭开岳麓书院院藏古籍的神秘面纱，是对岳麓书院办学1050周年暨湖南大学定名100周年的极佳纪念。有了这本书，读者对岳麓书院古籍藏品的大体认识就豁然开朗了。

罗琴在序言中透露：历史上，岳麓书院的藏书屡散屡聚。清代嘉道时期一度高达万卷，然咸丰二年太平军萧朝贵部占据书院，取书当薪，毁坏甚众。同治以后，岳麓书院藏书规模陆续恢复到兵燹以前。清末以来，岳麓书院屡次更名办学，藏书数量几经起伏。到1949年底，湖南大学图书馆藏线装书达11万册，1953年院系调整前更高达16万册。历经沧桑变化，迄今为止，湖南大学校藏古籍仍有两万多册，而藏于岳麓书院者则有一万余册。

岳麓书院院藏古籍精品甚多，最早的是元代泰定三年刊刻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新集》，以后明清各朝版本大都有存，且不乏稿抄本和批校本。《善本图录》选书194种，每一书都严格著录书籍各类信息，包括书名、卷数、作者、著述方式、版本、编号、索书号、登录号、册数、部类、开本、板框尺寸、版式、版心信息、刻工、序跋、内封、刊记、牌记、发兑章、藏书章，辅以鉴定依据，并附彩图若干。如此详尽地为古籍制作“书籍档案”的图录形态，置诸当今各类古籍图录书籍中，并不多见。

在鉴定古籍版本过程中，罗琴等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盲目信从”国内其他馆藏的古籍著录信息，而是广采众本，断以己意，并充分借鉴吸收学界在古籍原刻翻刻、初印后印等方面的前沿成果。尽管著录古籍信息越详细，暴露的问题可能越多，但编者仍然决定“忠实展现我们的鉴定过程，让未见全书的读者了解我们的依据”。编者的这份学术公心和开诚布公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由于编者的良苦用心，我们得以据《善本图录》管见岳麓书院这批藏书的主要来源。那些富有历史感的朱文、蓝文印蜕，提醒我们这批书曾在黎培敬、谭延闿、陈浴新、任凯南等名家手中流转。如清嘉庆八年刻本《湖海诗传》，有两方“茶陵谭氏赐书堂珍藏”“谭组庵藏阅书”朱文长方印相当醒目，原来这是谭延闿家族旧藏书，且被谭延闿亲手翻阅过。此书还钤有一方蓝褐色圆章，内容为“谭组庵先生捐赠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藏书”，表明它是1942年谭延闿家属捐赠湖南大学的2.6万册藏书中的一种。谭延闿捐赠湖南大学的古籍甚多，有的还钤有一方“谭组庵先生捐赠”朱文长印。湘潭黎氏家族旧藏清道咸间刻本《春秋集解》十二卷上则有一方朱文篆书方印，印文是“湘潭黎氏求补拙斋藏书籍金石文字之印”。此外，清嘉庆六年刻本《尔雅音图》上钤有“湘乡刘氏仲子波苍藏书画章乙卯年制”。这些藏家印章，都是此前较少披露的，弥足珍贵。

翻阅《善本图录》，还能知悉不少古籍钤有“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之藏书”“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藏书不准私人买卖违者究办”“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书”“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藏书之章”“岳麓书院藏书”“湖南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等公藏机构的藏书章，此又可见过去一百年湖南高校之间及高校内部复杂而曲折的古籍流转历程。

可以说，有了《善本图录》，岳麓书院的古籍才有了一张面貌清晰的素描图；有了《善本图录》，岳麓书院的御书楼又从远古的藏书楼变成人人可以阅览的开放性图书馆。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借助数字技术，重新审视人类

蔡楚泓

之前，出版社给我寄了一本新书《人间烟火2.0：人类学家眼中的数字中国》，我很快看完了，却没时间写个简评。对于一个本科学新闻传播、做过一些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前媒体从业者而言，这本书确实很有启发。

事实上，我们今天谈数字媒体，太容易从平台、数据、算法、流量、用户画像开始。可是人类学家提醒我们：数字生活首先不是抽象的技术系统，而是具体的人间烟火。

一个人为什么在家族群里沉默？为什么给短视频点赞？为什么把手机借给孩子？为什么在朋友圈只发某一种照片？为什么在直播间下单？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构成了“数字中国”最真实、最具体的肌理。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正在这里：它不是把“数字中国”写成宏大的技术奇观，而是把它放回人的生活世界之中，放回家庭、村庄、工厂、医院、老年人的手机屏幕、年轻人的社交平台、微信群、短视频、直播间与日常消费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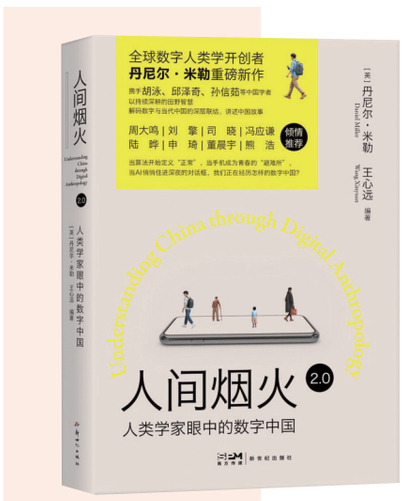
因为我有学新闻传播的背景，所以我很清楚，过去的数字媒体研究非常容易被量化路径主导。数据、模型、统计、趋势图当然重要，但它们未必能回答一个更细的问题，人究竟如何理解技术？如何使用技术？又如何在技术中表达情感、建立关系、处理焦虑、维持体面、想象未来？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为本书写的导读恰指出了那条路：数字人类学不是离开现实去研究虚拟世界，而是进入现实生活，观察线上与线下如何彼此缠绕，不是把人看成“用户”，而是把人重新还原为有历史、有情感、有处境、有关系网络的生活者。

这也正是这本书中展现出来的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对“数字中国”的参与式观察。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经说过，人们怎么说、人们怎么做，以及人们怎么说自己怎么做，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比如说，任何人在被明确告知“你正在被采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调整回答。我们会让自己的发言更符合社会期待，更符合自我形象，也更接近某种“正确答案”。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田野调查往往需要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无法快速达成。许多珍贵的材料，并不来自正式访谈，而来自日常相处中那些不经意的瞬间：一次随口的玩笑，一句私下的抱怨，一顿饭桌上的沉默，一张突然分享



给你的照片，或者一个随手转发来的短视频。

这些细节，才真正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纹理。而在这本书中，对数字中国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把这种参与式观察带入数字和网络世界。它并不是把线上世界当作虚拟世界来研究，而是追问：线上与线下如何交织？人们如何在多个场域中生活、表达、隐藏、表演、建立关系、维持体面、处理焦虑？如何观察细节？如何把一个微信群、一条短视频、一部手机、一次转账、一场直播，放进更大的家庭结构、城乡关系、代际经验、国家与市场的变化中理解？

书中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判断：人类学关心的核心，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使用技术的人。技术在变，但人的情感、欲望、社会关系与所处环境，却有着惊人的延续性。驱动人们生活的爱与恨、妥协与权衡、共情与误解、恐惧与希望，几百年前同样驱动着我们的祖先。也正因为如此，古代文学与哲学仍然能够触动现代人。数字时代看似日新月异，但屏幕背后的孤独、体面、焦虑、亲密、算计、善意与等待，其实仍然是古老的人类命题。

也正因为如此，数字时代并没有让人类学过时，恰恰相反，它给了人类学一次新的机会：借助数字技术，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这，正是人类学最根本，也最动人的使命。